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性导论/(美)纳托利著;潘非、耿红、聂昌宁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
(现代思想译丛/吴源主编)
书名原文:A Primer to Postmodernity
ISBN 7-214-03385-2

I. 后... II. ①纳... ②潘... ③耿... ④聂...
III. 后现代主义-研究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8577 号

A Primer To Postmodernity
Copyright © 1997 by Joseph Natoli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01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1-006 号

书 名	后现代性导论
著 者	[美]约瑟夫·纳托利
译 者	潘 非 耿 红 聂昌宁
责任编辑	蒋卫国 杨全强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淮安市楚州区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页 5
印 数	1—4130 册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385-2/B·81
定 价	19.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致读者	1
1 这是个后现代的世界吗?	1
特写 1 范式的历史	20
2 我们如何创造一种现实感? 或者,我们只是发现了它?	30
3 作用中的古典现实主义公式: 电影	37
特写 2 古典的或素朴的现实主义模式	53
特写 3 挣脱古典现实主义模式	56
4 到《公民凯恩》中去发现 20 世纪现代主义……在后现代性的边缘	67
5 越过后现代生活的深度表面	88
特写 4 《宋飞正传》是后现代作品吗?	121
6 是的,的确存在着一场后现代的政治斗争	130
7 后现代性与市场	149
8 后现代性与科学的战争	167
特写 5 我们的分类合适吗?	197

2	后现代性导论	
9	对后现代伦理与宗教的沉思	206
10	面对怪物：后现代主义者手中的历史	234
11	发布后现代：文化研究入门术语表	253
	人名译名对照表	304

致读者

《韦氏词典》对“导论”的解释如下：

PRIMER(导论), 名词 [法语 *primaire*, 基本的; 拉丁语 *primarius*, 来自 *primus*, 首先]

1. 最初是一种小祈祷书;也是宗教教诲的基础工作。
2. 教儿童读或拼写的入门小册子。
3. 讲述关于任何一个学科的最初原理的教科书。

只有在涉及“小的”、倾向于成为“基本的”以及希望是“教导性的”时,“后现代”导论的概念才适合于上面的解释。另外,这个标题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意在提出后现代态度本身对在某事物“真正”开端时着手、并设计出基础性的或基本的原理的可能性所产生的质疑,另一方面,它通过一种绝对可靠的传播方式——纸上的文字——来传达所有这些原理。

在课堂上,我集中于让学生们就我们西方人看“事物”(“客观实在”或自然)、看社会、看文化(包括非西方的文化和社会)以及看我们自身的各种方式进行讨论。我们不是给我们已知的“材料”添加更多的“材料”,而是想搞清楚我们如何选择,如何“添加”,如何得出结论,如何就所有这一切的结果进行交流。然后,

讨论我们所使用的各种方法,我打算介绍后现代的方法,以及在被用来研究美国文化时,对于那些古老的无法解释的事物和困惑,这种方法是怎样给了我们一种新视角的。我说“美国”文化是因为它是我的文化,尽管我不宣称我在哪个领域有什么专业知识,在这里我仍然可以遵循意义和价值的日常作用。在这里,我比用(比如说)法语或俄语更可能了解事件的“上演”,信念、承诺、立法等等的定位。以后现代的眼光来看,既然我们关于真理的概念,在特定的时间产生自特定的场所——是暂时性的和地方性的——则任何事物都在其中上演的视域或环境就意义重大。我们不能超越或抛开它而将其普遍化。但是任何后现代性“导论”都不能忽视对文化的运用,尽管在某种超验的、普适的、可运用的层面上,事实上不能进行文化研究。

与此同时,世界上存在着一个运转着的冷酷无情的全球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它施加着同样的压力,包含着同样的价值和意义。在这部“导论”中,我对于表征性的后现代性较为关注。但对于后现代观点如何转变成文化研究方法的,我也倾注了关注。我们极需在一种可与市场努力的程度相媲美的程度上,以一种极为不同的方式逐渐进入我们的问题。

尽管对于“他者的”文化或非西方文化,后现代性有许多话要说,它们认识、应对世界的框架却并不遵循我在这一导论中所提出的现代向后现代的转移。同时,对于“差异”和“他性”,后现代性比现代性有更有意义和更有用处的东西要说。

后现代主义者相信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这与“科学大战”报纸关于后现代性否认实在的存在或断言它是一种“文化建构”的描述正相反。然而,后现代的观点已经将我们植根于实在之中,特别是植根于我们对自身与世界的表征之中了。你不能编织一个你已经是它的组成部分的世界,你也不能假装你正在发现一个“在那

儿的”世界,而你已经居于其中。在某些时候,后现代主义者会说,我们只能通过对实在的表征来把握实在,但是,问题再次变得更为复杂。我们拥有的不仅仅是关于事物和我们自己的故事;你可以说在我们说出任何关于这个世界的话之前我们就已经处在了这个世界之中。比如,我们对失去一位所爱的人表示哀悼,但当我们要表达这种失去时,却找不到词语。而哀痛却仍然存在。悖论的是——并且后现代性重新引入了启蒙运动据称“已经解决的”、“希望解决的”或忽略的许多悖论——在我们表达出某事物之前我们就已经感觉到或认知了它这种观念,并没有避免宣称通过对我们出生的那个黎明的文化研究了解了哀悼。换句话说,人类不可能在我们已经作为一种文化对某种反应作出表征之前或独立于我们表征这种反应的方式而将这种反应抽取出来。

“我们生活中的日子”以及他人的生活,活着的和死去的,都通过语词、图像、数字、声音、象征的中介而到达我们,它们都相互质疑,相互冲突,为了它们所寻求的认可而相互竞争。它们都寻求这种被赞同的印戳:这些能指显然与关于我们自己和世界的实在相一致。然而,既然后现代性否认存在着一个外在的判断支点,一个超越了人类表征——人类依然可以观察并作出反应——的所及范围的阿基米德支点,我们就在我们关于世界与自我的这种缠结的指示中介中生活并作出选择。我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流行文化样式或故事框架来讲述我自己的后现代性的故事。在文化中,这些故事充当了多棱镜,通过它们,我们与各种事物联系在一起;有一些进入了神话的层面而保存在传统之中;另一些就像流星掠过天空,转瞬即逝,它们充实了我们的生活,塑造了我们的意识和我们的观念。我使用了美国读者在辛普森案审判过程中所熟悉的一种“特写”格调。我用这些各式的特写来作为阐述的简短中断,借此我可以更紧密地集中于一个事例或相关事件。

我运用了对《星际迷航记：第二代》的戏仿，创造了太空旅行爱好者和《星球大战》类型的人物和前提，作为对话者的声音，这些声音用问题中断了文本，我希望读者也能同时提出这些问题。贝卡克*¹是一艘奔赴其他“思想的银河”执行探险任务的宇宙飞船的船长，这项任务只遵从一项“首要指示”：不以任何方式去强加或改变你所遭遇的个人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的世界；德雅是一名黑客，他可以通过他的逆转程序设计的奔腾计算机-脑获得任何“相关信息”。这些幻想的人物所使用的部分技术包括非常精密的“全息制图”或某一层面的虚拟的实在，计算机可以设计这些实在并“让其具有生命”。我用这种手段作为一种策略来打断传统的精英式阐述。

尽管让·鲍德里亚认为这种虚拟化和仿像已经为我们取代了实在，我这里使用媒介“景观”却并不作如此假设。事实上，鲍德里亚坚持认为彼处的实在与此处的“仿像”这种二元主义忽略了我们和世界的相互渗透；他断言我们对于这一关系的印象已经完全取代了这一关系本身，这种断言只是与被我们依然在这儿、依然安居于这个世界这一事实所激发的其他故事相竞争的一个故事。鲍德里亚所提出的这种线型的对抗真正延续了现代主义的极化，在后现代性中，它被自我、世界及其表征——在这种表征中，任何时候都不存在任何这些具体的和可分离的东西——的动态循环所取代。

你，读者，并不像贝卡克或德雅那样是虚构物，但是他们成为虚构物的方式已经体现了你作为实在的人的方式，反过来，你的实在性将来又会被他们被构思的方式所体现。这并不是简单的谁比谁更多或更少虚构性的问题，而是虚构与非虚构是如何永远不可

* 在《星际迷航记》中，这个人物叫毕卡德(Picard)。——译注

分离的问题。至少,对于人类而言是这样;火星人也也许可以迅速地看出每个人的实在本质。因此,比如,尽管在“科学大战”(世界是真实的,科学发现了这种实在性,而后现代性——这个故事即是如此进行——却否认所有这一切)中支持阿兰·索卡尔的一位科学家可以明确地将仿像与实在区别开来,并选择研究实在,而让·鲍德里亚也可以将仿像与实在区别开,但他却说仿像已经取代了实在,老式的实在不再能被感知,后现代主义者会说,你只能说你可以将仿像与实在区别开来,该说法已经表明了一种业已存在的仿像与实在,语词、世界与我们的缠连。

既然后现代主义者坚持实在确实只是个一,而我们作为人只能生活于其多重表征之中——或者,用太空旅行爱好者的话说,我们生活在平行的宇宙或实在之中,没有哪一个可以证明自己比另一个更为“实在”——我们需要关注其他的声音。对话,或更恰当地说“对话体的”——它假定的不是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的一种丰富的、复杂的和生长中的语境中各种声音之间的距离,而是其相互渗透——使得我可以表达异见,可以表明不只是争夺“后现代性”的意义的斗争正在进行,而且它在我们当下的“文化战争”中的位置也有各种各样的意味。

我发现大众影片不仅是证明后现代风格和鉴赏力的一种便利手段,证明其他主流的文化样式也同样适用。我建议通过电影测试一下你识别一种特殊的“范式”是如何运作的的能力。例如,人们可以看出关于美国边疆的电影是如何表现近乎完全素朴的现实主义的——在诸如《毒日头》这样的电影中——但是随后在20世纪60年代又是如何展现一种混乱的晚期现代主义的——在如《小大人》或《麦卡布和米勒夫人》中——然后又是如何开始对他们自己对西部边疆的“虚构化”进行评论,从而展示了一种后现代的实在的多样化——像在《不可饶恕的野蛮的比尔》中。为了找出晚期

现代主义精神征候的特点,我借用了奥森·威尔士的晚期现代主义杰作《公民凯恩》。我相信大卫·林奇的《蓝色天鹅绒》以及《双峰》两个小时的电视首映揭示了向后现代世界(录像带上有的)的转移。

这里的危险当然是有人会假定后现代性只与大众电影有关。例如,在诸多大众影片中,“素朴的现实主义”的态度明显在起作用,但它也是广告业、政治以及肥皂剧和常规的虚构作品所偏爱的“精神征候”。如果你看过辛普森审判案的任何一点过程,你就会发现素朴的现实主义公式的运用——然而不是独一的——带有极为有效的专业技能。确实,科学明确揭示了启蒙现代性的范式,而几乎20世纪所有的现代文学与艺术都揭示了焦虑、“悲剧景象”以及晚期或20世纪现代主义态度的创造性。后现代性正活生生地包围着我们:不仅是在我们的电影中,也在我们的建筑、政治和伦理中。我请你参考史蒂文·科纳的《后现代主义文化》(Blackwell, 1989),从而对我们的世界中后现代的东西有一个全景式的统览。

然而,后现代性与大众文化确实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我不仅用大众文化作为一种表现的策略来指出这一点,而且也在这里所包含的文化研究案例中指出这一点。在大众文化中,我们看到了头条新闻事件与文化危机的上演,尽管纯粹是出于商业的原因。不过,当下大众文化也许会比我们的正式话语的方法论所允许的更深入更广泛地进入充塞了我们的文化的事物中去。

后现代性不仅将当下理论化了,它也将日常生活理论化了,其实践——文化研究——通过重视大众文化而对这种理论化予以了重视。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更多的无常和更少的恒定,更多的狭隘和更少的普适性,更多的相对性和更少的绝对性,“首要性”崩溃而成“第二位”以及“第三位”甚至更甚。范围与后现代性之前所

出现的不同,也更广泛,只是采用的是一种新的不同的方式。

我的“目标”读者不仅是第一次接触后现代理论的研究生,也有对总是在最陌生的地方凸显出来并且似乎总是激起热烈讨论的这个陌生的词感到好奇的那些人。我的意图是创建一个导论,它不仅可使我们更容易地理解琳达·哈钦和我的文选:《后现代读本》(SUNY Press, 1992),而且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劳伦斯·卡弘的不朽著作《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文选》(Blackwell, 1996)。这两本文选,以及我在其他地方引用的著作,以他们自己的语言介绍了我在这一导论中提到的许多作者。

除了文选,你应该阅读其全部作品本身。除了这篇导论,你应该阅读尽可能多的我在这里也许仅仅是提及的优秀的、深度的探索。琳达·哈钦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Routledge, 1989);卡利斯·拉切夫斯基的《后现代主义与启蒙运动研究》(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93);史蒂文·贝斯特与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后现代理论》(Macmillan, 1991);齐格蒙特·鲍曼的《后现代性的征兆》(Routledge, 1992);约翰·麦格文的《后现代主义及其批评家》(Cornell, 1991年);斯蒂芬·科纳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汉斯·伯顿的《后现代观念史》(Routledge, 1995);以及文森特·莱奇的《后现代主义:地方性效应,全球化潮流》(SUNY Press, 1996)。我认为这些著作是在这本导论之外更高一个层次的著作。我认为,集中于现代性特殊方面或其与其他话语之关系的研究是更后面一个阶段的读物,我在这里涵括了琳达·哈钦的《后现代主义的诗学》(Routledge, 1988);戴维·哈维的《后现代性状况》(Blackwell, 1989);查尔斯·简克斯的《何为后现代主义》(St Martin's Press, 1986),简·弗莱克斯的《思维的断裂》(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吉姆·科林斯的《异常的文化》(Routledge, 1989),布赖恩·麦克黑尔的《建构后现代主义》(Routledge, 1992),凯瑟

琳·苏切特的《后现代的柏拉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卡尔·拉施克的《火焰与玫瑰》(SUNY Press, 1996),特蕾莎·埃伯特的《玩世女权主义及其后》(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艾雅尔·阿米伦与约翰·昂斯华斯的《后现代文化论文选》(Oxford, 1993),以及休·J·西尔弗曼与堂·威尔顿编的《后现代主义与大陆哲学》(SUNY Press, 1988)。

为了紧随关于“古典的或素朴的现实主义”工作的颇有兴味的进程,读者应该循着我自己现在的工作也深受其惠的足迹,从罗兰·巴特的《S/Z》(Hill and Wang, 1974)、凯瑟琳·贝尔赛的《批判实践》(Routledge, 1980)、柯林·麦卡布的《能指寻踪》(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以及艾里森·李的《现实主义与权力》(Routledge, 1995)开始。

在斯蒂芬·科纳的《后现代文化》、汉斯·伯顿的《后现代观念史》以及劳伦斯·卡弘的《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文选》中可以找到优秀的参考文献。弗莱德·英格利斯的《文化研究》(Blackwell, 1993)以及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等人所编的《文化研究》(Routledge, 1992)中可以找到文化研究参考文献。

1 这是个后现代的世界吗？

“每个人开始讨论后现代主义时，都要问‘这个词可能意味着什么’。”

约翰·麦格文，《后现代主义及其批评家》

第一场：德雅、沃普、顾问乔依和贝卡克

贝卡克：沃普先生，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反对别人称我为后现代主义者。

沃 普：很明显，用这个词是表示一种侮辱，船长。

贝卡克：你这么认为吗？噢，我已经叫德雅为我们安装一个背景程序，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能从这个词中得出什么来。

德 雅：（正在全息墙幕终端前）我想这个程序会给你必要的背景材料，船长。

贝卡克：请继续，指挥官。

德 雅：有个问题，船长。

贝卡克：什么问题，指挥官？

德 雅：我们不可能只是简单的不带感情色彩的旁观者。

贝卡克：为什么不能，指挥官？

德 雅：先生，这就好比停留在一个时空框架内而试图去评价另一个时空框架。我们将始终如一地将我们所观察的转化成对我们自己的现实的安排。

贝卡克：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秩序，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指挥官。它让我们不至于将自己的处事方式强加给其他的世界。这一点很明确。

德 雅：不错，船长。后现代主义者又往前迈了一步，他们相信在这同一个星球上存在着另外的实在。人类从来也不是生活在实在之中，而是生活在对实在的各种表征之中。

沃 普：确实，实在的某些表征——如你所说——是正确的，其他的则不正确。后现代主义者放弃了理性和智识？

贝卡克：他们是这样吗，德雅先生？

沃 普：关于谁有才智、谁愚笨，我们并不都意见一致，是不是？

德 雅：后现代主义者会发现智识和理性都属于文化建构。改变文化现实，你就改变了智识和理性的定义。

顾问乔依：我明白。比如牛顿式的定义与克林顿式的定义有着不同的现实感。它们都偏爱不同的心性——我想你会这样称谓它们。

沃 普：指挥官，何为智识的真实感通行于整个宇宙，因为它就是智识的定义。

贝卡克：恐怕我们现在已经偏离正题了，德雅先生。

德 雅：是的，船长。

贝卡克：对于我们自己的被指定的认知方式，你建议什么样

的药方呢,德雅先生?

德 雅:我已经预计到了困难,已经在程序中作了我相信是正确的调整,船长。电脑,激活对话程序《后现代性导论》。

数年前,站在一间研究生教室前——他们大都是二年级的学生,是第一天上课,怀着巨大的期待,我要让他们“彻底搞清楚”“一个后现代的世界”这门课的意义,我“钩沉”隐藏在《星际迷航记》中“首要指示”背后的思想。由毕卡德船长口中严肃地说出的这一指示,禁止所有的联邦飞船以任何方式改变他们所遇到的星球。显然,其他的世界已经形成了别样的现实,别样的处事方式,别样的看待他们自己以及相互看待的方式。他们的思想、实践与机构很可能依赖于别样的基础、别样的传统,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美学的,是的,甚至是伦理的。这一首要指示禁止将联邦的处事方式强加于其他的世界。这样,它使得我们相信,尽管这一联邦是“统一的”,它也并不认为它依赖于一个普遍的或绝对的根基。如果它是这样,如果它确实相信它持有一种“普适的判断规则”,毕卡德船长心中就将怀着一种极不相同的任务造访其他的世界——去改变那些世界以符合在他的领地上被普遍接受的“普适的判断规则”。但是,这样的规则是不存在的,没有这种规则,所有相异的世界,所有相异的现实,都必须“不”被这种探索性的联邦现实所“滥用”。

在我看来,《星际迷航记》系列片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永远也看不到这一首要指示清楚明确地发挥作用。相反,随着相异的现实框架的冲突,它始终造成一种戏剧性的紧张,不仅是在“企业号”宇宙飞船与其他世界之间,而且也是在那些明显在一个世界中,有着同样的现实的人们之间。戏剧性的紧张接踵而来,不仅是

因为来自同一世界的人们在那个世界也一直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而且因为尊重差异、使他者自身的他性保持完好的意图总是会造成一种混乱的相互缠结。说“混乱”我是指在异己的差异与联邦认同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类型的相互关系,而关系的纵横交错又使得“企业号”星际飞船本就很不确定的搜集事实和进行探索的任务变得模糊不清。

下面是我从所有这些对它有一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释的事情中所悟出的,以我们的后现代化的数据模式编了号,德雅指挥官:

- 1 你不必到其他星球上去找寻不同的现实。
- 2 没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普适的和绝对的判断规则,我们所有人都必定要尊重这一首要指示,悖理的是,它在此被断定为一种宏大叙事——它让我们不要将宏大叙事的观点强加于任何叙事之上,它指示我们去促进叙事的激增,这些叙事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强加在自身之上。
- 3 缺乏一条明确界定的到达某种现实的“理性”途径,个体可以生活在不同的现实框架中,尽管他们似乎同时享有同一个空间,这一点很明确。
- 4 我们可以假设的每个人享有同一现实框架的惟一方式是忽略首要指示,并以某种文化方式利用确保了该同一现实的规范和标准。
- 5 我们对不同现实的承认以及我们意在不妨碍其他现实的完整性,使得我们每时每刻都不会与那些其他现实相交叉。
- 6 这种相互作用的政治不可能完成,似乎某一现实通过某种技术优先性(一种“理性在我们掌握”的方法)获得了通往

真理的途径，而不同的现实被误导了，迷失了，它们需要“文明化”。

我说我们当下正从一种现代主义的思想倾向或者看待事物的方式转向一种后现代的思想倾向或看待事物的方式，我是在说，我们正在接近掌握隐藏在《星际迷航记》中的首要指示背后的事物，而远离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拥有——对每个人而言——发现和建立某种现实以及显现于该种现实的所有“真理”与“谬误”的客观的、理性的、技术性的手段。并不是这个世界变成了后现代的世界，而是我们应对这个世界的方式成了后现代的。我们现在开始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来认知这个世界——我们自己、社会、自然和我们所创造的每样事物，因而，我们说这个世界已经“后现代化”了，尽管后现代化的只是我们的认知和观看。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并不依赖于人类的视角。作为人类，我们无法确切知道。然而，我们仍然生活在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的大量的故事中。事实上，以一种后现代的观点来看，各异的现实不再是关于事物的不同的故事，我们从个人的文化的角度为我们自己建构了这些事物，然后居于其中。但是，就像“企业号”星际飞船，我们谁也避免不了与他人的道路相交叉，并使我们的现实框架受到影响。

就像“企业号”星际飞船并不是在执行对其首要指示作出解释的任务，我也并不是在提供一篇仅仅是解释后现代性特征的后现代性导论，尽管我认为，从事我所说的以后现代为基础的“文化研究”只是一种创始工作，一种沿着后现代的而非现代主义的架构而对我们的文化所作的观察。在开始之时，我们很可能会问，如果我们对于现实的态度已经从一种转变为另一种，那么那张大牌是什么？如果已经摘下了一对镜片——我们通过它们来观察这个世界——而戴上了另一对，这有什么要紧呢？改变了什么呢？这

是否仅仅是一道茶壶中的哲学风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它与“在那儿”——在大街上，在校园里，在你的家里，在底特律、本森赫斯特和洛杉矶中南部，在华盛顿，在华尔街上，在微软公司——正在发生的事情无关，与在全球市场、在你的头脑里正在发生的事性无关。

但是从以一种方式认知世界转移到以另一种方式认知世界这种想法让我很着迷。我体验到一系列的“如果……怎样……”：

“如果此时此刻所有对我们予以嘲弄的不可判定之事——从辛普森审判案的影响到扩大的贫富差距——可以在一种不同的文化范式中以另一种方式联系起来，那么会怎样呢？如果我们此刻正转移到以一种新的方式应对这个世界，没有可见的连续性，那么会怎样呢？如果这种变革像伽利略带给基督教神父、玻尔带给古典物理学、卢梭带给旧制度的变革一样巨大，又会怎样呢？如果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并没有在发现一种“在那儿的实在”，而是居于一个世界之中，其中现实与我们是不可分离的，我们正在相互影响着为我们如何看以及如何认知塑形，那会怎样呢？如果这种相互的调整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中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随着地点的变换而改变，每一种中介都对世界进行“认知”，并反过来在那种认知方式中创造世界，那会怎样呢？用其他的话说，如果我们（已植根于现实）编织现实（已植根于我们），它反过来也编织我们，那会怎样呢？我们既不是在发现处在我们自身之外的事物，也不是从我们自己的想象中编织一个“在那儿的”世界。这幅已经散置于现实之中的完整图像极大地改变了我所称的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政治学和语用学。

我们只是拥有和创造这种现实的故事，因为我们以这种方式认知世界并与之相互作用。改变我们的认知方式，我们也就改变了自己的观看方式。我个人倒是愿意对美国文化中发生的每件